# 长风再起时

陈润庭





陈润庭，1993年生于广东澄海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花城》《山花》《芙蓉》等刊物，著有小说集《超级玛丽历险记》。曾获“未来文学家”奖、红棉文学奖等



从北京回来，父亲再未下过海。他在清晨踏出家门，经过一片狗尾巴草的野地，踱步到海边。那里有一块暴凸的巨石等着他，象征性拍拍灰尘，他一坐，就是一天。重复的一天。潮水涨了又退，日光由盛转衰，渔船的阴影拉得很长，开始接近巨石，它想和父亲握个手，但父亲掐灭了烟，站起身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厨房里母亲在做饭，对于那件事，她知道得恰如其分。她常说，英雄有什么用？英雄又不能当饭吃。她说得不全对。有人慕名而来，想给父亲买一艘新渔船，父亲请对方吃过饭，才表示拒绝。手停口停，断了生计是现实，不仅母亲抱怨，邻里渔家也知道，于是时不时送来三目梭子蟹、小黄鱼、豆腐鱼和九节虾。

它们在锅里洗去最初的腥味，摆上餐桌已成鲜美。吃饭时，父亲不评价好坏，专心拆解蟹脚，吞咽食物，以沉默提防回忆随时偷袭。最稳妥的方法，是将自己置于时间之外。这些年，他鲜少谈及那件事。只有远道而来的记者，能够撬开他的嘴。他们问，船长，当时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个称呼滋润了他干涩的喉咙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窸窸窣窣，内容倒是熟悉，已经讲过多遍，“伊人惦惦来撞，阮想，汝是船长，阮亦是，尚多来拼，生死无相干”。这是他的脑补，父亲的普通话磕磕巴巴，在暗礁丛生的浅海里努力向前。他的人生似乎停在那一刻，调转船头，朝向无理的驱逐舰，开足马力撞去。两次。他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他也许料到囚禁或者死亡，所以他说，再来一次，他选择不变。

他也埋怨父亲，只是不说。如果父亲还是船长，五万块的择校费不成问题，他也不会高中辍学，上了别家的渔船。船长见到父亲总会递烟，神色恭敬，他曾是父亲的副手，现在是镇上最好的船长。第一次出海，海洋并不欢迎他，风与水拒绝对他显现自身，他仿佛在天与海之间重新降生，开始学习辨别洋流的明暗，品尝海风的咸淡与颜色。回到陆地，他向父亲描述那些风的习性、颜色与气味，尝试唤醒后者搁浅的感知。

但父亲神色漠然，对于经久不息的风，他已经遗忘，抑或过于熟悉，不能引起任何面上的波澜。那段时间，父亲不再清晨出门，他沉迷短视频，在沙发上一刷就是一天，直到日光柔和，才缓缓起身，到沙滩上看看那艘船。他告诉儿子，以后捕捞上来的虾都交给他，他能把虾卖出好价钱。他注册账号，当起了带货主播，ID最显眼的字眼依旧是船长。

又一次调转船头。直播了几次，收效甚微，有人认出了他，刷了几个廉价小礼物，问他这十几年在做什么。他没回答，又说了一遍，我们的虾都是自然风干的，不经过任何后期调味，本港捕捞，纯天然食品，三斤送一斤，拍下马上发货。他去看过父亲的账号，几个短视频底下，恶评不少，有人说他变了，也有人说他的虾干变质，从虾干到人，又从人回到虾干。隔天出海，他想了好久，决定回家后和父亲谈谈。父亲听完他的苦恼，神色依旧漠然，一如听见他讲述海上的见闻。

在父亲那里，他没有拿到答案。父亲走下英雄的神坛，步履轻盈，没有拖泥带水，仿佛从未上去过。他怀疑，在海滩发呆的父亲，被长风销蚀了原有的形貌，变成一撮沙子。夜里发梦，他成了驾船出海的父亲，三艘驱逐舰逐渐逼近，他的心脏砰砰直跳，喊话声分明，要他立即离开这片海域，他想学父亲，调转船头，朝声源撞去。但眼前一转，甲板上晾着虾干，半透明的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蜷缩，成熟的艳红逐渐透出。父亲母亲蹲在甲板，对着手机一脸丰收的喜悦。父亲的头发凌乱，但声音嘹亮，这次带家人们出海，就是让大家看看，你们收到的虾都来自哪里，这片海域没有污染，我们的虾在这里长大，也在这里风干。

醒来半点钟，天迟迟亮起，他起身踏出房门，父亲已经坐在客厅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父亲在等他。昨晚直播，有人发了一句，自然风干，用的是什么风？其他人见了这句，纷纷打“+1”。父亲说，你今天出海，帮我拍一点风回来。他想，那人找茬。但父亲说，不管，你随便拍一段，算作回应。

出了港，他举起手机。风正从船头过来，贴着水走，在某个地方掀起一排白浪。等到浪散了，风才到他脸上。他举了一会儿，画面里只有水，从左边进来，又从右边出去。等放出来看，风声大得吓人，把近处远处都盖住了。原来风进了手机也会缩短。一只手伸进来，把画面挡住。那是船长叫他去理缆绳，他没有听见。

回来时，他又拍了一段，本来要拍海，船一掉头，海从屏幕两边退了出去，村子在正中间，屋顶还是那么小。要不是自己在船上，会以为是村子在向他靠近。最先认出来的是那块巨石，似乎有人坐在那里。他伸出手指放大了看，石头上空无一人。他试着从石头往里找，没找着自己的家。十几年前，父亲从另一个方向回来，村里的人挤到路上去接。当时如果从这个方向往回看，那些人的声音应该也是听不到的。父亲回家的新闻视频他看过，画面里，父亲抱着花，站在飞机下面，风呼呼响，现场掌声不断，包花束的玻璃纸噼啪作响。回到村里的段落，摄像机追着父亲，村里小孩追着摄像机，记者问父亲，以后还去不去？父亲看了记者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一到家，母亲在外埕收虾干。他问，父亲呢？母亲说，在客厅，今天没去海边。父亲下了播，拿过手机看了第一段视频。父亲说，你们去的这片海，我以前去得少，风浪太大。他说，最近还好，立秋之后也不去了。第二段视频父亲从头到尾看了三遍。播放到巨石的段落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仿佛偷窥父亲被发现。第二遍的时候，他觉察出不对劲，爆炸的风声，在他拉近镜头的时刻，突然停止了。他怀疑是自己的手捂住了受话器。

父亲说，就用这段。

他说，第一段好，风从头到尾不停。第二段拍坏了。

父亲问，怎么坏了？

他拉到巨石的段落，指给父亲看。在这里，我把风声捂没了。

父亲说，回来这一段，我也碰到过。吹着吹着就没声了。你再往下听。有时再响起来，已经在另一边了，还是那阵风。

这一次他没有在巨石那里停下。石头旁边，几根狗尾巴草慢慢直起来，穗子还在微微地动。等他听见长风再起时，草已经朝另一头伏了下去。

**主题词写作——**




# 等风来

南音



南音，2000年9月生于河北沧州，重庆师范大学202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。作品见于《十月》《上海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等刊物。曾获北大“我们”文学奖等

父亲像扬谷风车的轮轴，不断翻动我的记忆。他总爱一遍遍向我讲述尘封的往事，却从未让我回家看看。我们的交流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好像依然是当年那个满身牛粪味的男孩。

从南方城市到北方农村，从飞机到火车，我沉默得像个影子。到镇上，还要乘两个多小时的出租车。司机不停和我搭话，我实在不想说什么，除了问，我身上有没有牛粪味。司机笑了，反问我，他身上有没有汗味。

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小镇。上世纪末，几乎这里所有的镇都通了火车，镇与镇之间齐刷刷修好柏油马路。从南往北，经济热浪不断推进，小镇也变得热闹起来。

我忍受着晕车带来的眩晕感，五脏六腑都往外翻滚。塑料袋被风狂乱地撕开，风从车窗不断灌进来，我再次闻了闻身上的气味，以确保我身上确实没有牛粪的味道。

九岁那年，父亲要进镇赶集。我撒泼打滚，泥土卷进嘴巴，眼泪混着鼻涕，用最原始的方式渴求父亲带我也去。父亲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

我们一直往集市尽头走。父亲铺开一张蛇皮口袋，把当季的水果蔬菜摆放出来叫卖，而我则可以在附近玩。

集市对面的百货商店卖一种大白鲨贴纸，我不知道多少钱才能买到，但我知道现在我什么都没有，或许将来依然什么都没有。太阳不是每天都有的。父亲常这样说，不是每天都有太阳，也不是每夜都有月亮。

这会儿，天空就没太阳，也没月亮。这里既不是白天，也不是黑夜。

我尽量不去想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就像每一次停留在百货商店门口，我无比清醒——大白鲨贴纸从来就不应该属于我，一直以来，我的生活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放牛。直到我遇见大白鲨贴纸，才发现生活中也有新奇的玩意儿。大白鲨贴纸颜色是鲜艳的，图画是真的，是生动而鲜明的。我想告诉父亲，我要买一张大白鲨贴纸，可看着父亲在集市上忙碌的样子，我又怕耽误父亲的时间。

大白鲨贴纸会落到另一个男孩手中。童年所有关于美好的向往，都忍不住躲藏在一张大白鲨贴纸里。一张一张小小的大白鲨贴纸，会被另一个人拿在手里吗？现在我再次回忆起大白鲨贴纸，发现它有着粗糙的表面，颜色也很暗淡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依旧是最好的。在梦里，我听见海浪一次次冲击着海岸，大海边猛然躺着一只大白鲨，它躺在堆满沙子的平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却不知不觉消亡于海岸。

我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放牛，再给牛割草。黄蜡蜡的牛粪摊在暗绿暗绿的草地上，牛粪的臭味就把我淹没了。村里的孩子没人愿意和我玩，他们说我好臭啊，等风来了，牛粪味随风飘到我的身上，我更臭了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想要逃跑，离开让我满身牛粪味的牛。

我听到此起彼伏的嘲笑声，天空在嘲笑声中变成黑压压的一片。很快天空就下起小雨，雨滴在我的身上晃荡着，我整颗心都凸起来，发出“砰砰”的声音。我拉扯牛，跌跌撞撞地往家走，雨水像针一样从脸上划过。我回到家，父亲皱着眉头问我，怎么尿了一裤子？

我开始夜夜做噩梦，梦见大白鲨从贴纸上跑出来，咬断我身上每一根骨头。我从梦中一次次惊醒，床单湿了一次又一次。

大白鲨一直活在我的脑子里，就像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黑点。在田地里，黑点是长在土地上的一只蚂蚁；在饭桌上，黑点是木桌子上黑压压的污渍；当我躺在床上，柔软得像一只在水中游动的泥鳅。甚至在课堂上，老师的脑袋是大白鲨，同学们的脸是大白鲨，老师和同学们叽里咕噜说的是什么？说的都是大白鲨特有的语言。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甚至很久以后，当一张不及格的试卷摆在我眼前，我也不知道试卷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我常常觉得我要变成一头大白鲨，我渴望变成一头大白鲨。

父亲问我是不是他犯了错，他的双手臃肿，手上的皱纹像是被镰刀刻上去的。我支支吾吾，不敢告诉父亲我想要买大白鲨贴纸。父亲说我以后不用去放牛，只要我专心学习。

许多年过后，我到城里读大学，开学的前一天，我跑遍所有超市，都没发现大白鲨贴纸。满大街的奥特曼玩具与海报映入我的眼帘，现在，这才是所有男孩子们竞相攀比的玩具。在我眼里，大白鲨永远停留在镇上的百货商店里。等到城里电影院上映电影《大白鲨》时，我才有了更多关于大白鲨的回忆，我在电影院墙壁上看到两层楼高的大白鲨海报铺满我整个眼睛。我强烈地意识到，这个会吃人的大白鲨，不是贴纸上的那个大白鲨。大白鲨怎么能变成吃人的怪物？我夜夜做梦，梦见一头吃人的大白鲨，它似乎已经不再是我童年时期所期盼的样子。

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村口。我拉着行李箱，看着父亲长满皱纹的脸庞，想起百货商店里的大白鲨。渐渐地，不知为何，父亲的脸在我眼里也变成了大白鲨的模样，只不过，是年迈的大白鲨，它们的样子都是雪白光亮的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好像它也变成了大白鲨的模样。

我放下行李，和父亲简单吃了饭菜。父亲谈论着镇上的新变化，笑着说镇上很快就通高铁了，谁家的孩子结婚了，村里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了……我红了眼眶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家乡是不堪的，是我得不到的大白鲨贴纸。等到我离开家乡，家乡成为父亲电话里的一件件小事，我才真正明白书本上说的：“只有离开家乡，才能认识家乡。”

父亲依然干着他的老本行：种菜、卖菜、放牛、割草。他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，即使我多年没有回来，属于我的枕头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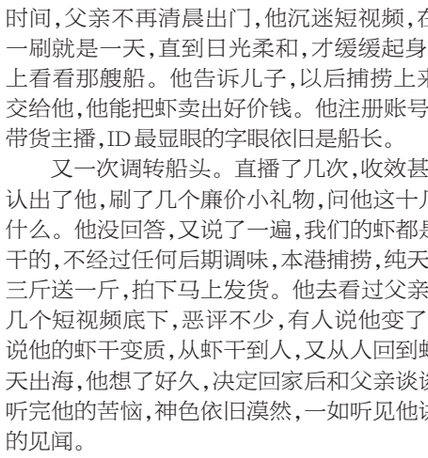
吃饭后，我和父亲一起去田间走走。走到家里的田地旁，我顺势躺在了暗绿暗绿的田地上，惨白惨白的天空映照着黄蜡蜡的牛粪。等风来时，那股浓烈的气味又席卷我的身体，但这一次，我感受到的不是臭，而是一种久违的安稳。





# 江　城（外一首）

余缘友



余缘友，“00后”，文学硕士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诗选刊》《绿风》《延河》等

游船在冰封前回归码头
杏枝枯成老妪，彼岸的窗外
落羽划开琉璃般的波澜
你站在岸上沏茶水
发僵的身子变暖
浮沉的水雾与上升的寒
顷刻间飞成了雪花
我们低头看河水
众多轻盈事物沉落时
皆有回声，譬如张岱与舟子
喃喃的亭中悲决
譬如故乡的雪柳
此刻正扑簌簌地涌入山林
大师们的背影消隐风中
或变成一只亘古的青鸟
飞去江南的某座小城
厚雪堆成宣纸，写下关于
内心纯白的箴语，你知道的
冰河的伤口正期待来年
东风的独吻，到那时才能构想
一场永不终止的雪

## 风过矿山

矿山以南，薄雾渐起
向晚的蒲公英停止飞行
你拾起松枝，抚摸岩层
肩头的石屑窸窣跳跃
年轻时将所有气力交给地心
用纯净的灵魂，回应
自然丰物的恩赐
如今掌心横布老茧
任凛风穿过袖口，眉梢
不再与顽石较劲
白云托着飞鸟，无限寂静中
有种力量无法名状，樟树下
你再次敲出微弱的星火
风过矿山，把煤尘
吹成浅浅的河。也将你吹向
一个更轻的傍晚